

中國教育的
血肉人生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中國教育的
血肉人生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407 - 5725 - 0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汉语—教育理论—文集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3349 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杨志友

封面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00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888)

目录

辑一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003
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	027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039
一项“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	046
“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057
语文教育座谈会追忆	069
重新认识打工子弟教育	084
应该倾听学生的声音	090

辑二 真正的教师

让真正的教师成为教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	095
《教育思想者》丛书总序	107
《底层教师的声音》丛书总序	110
他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	112
共同营造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环境	124
直面存在困境	161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171
日常教学的琐细中隐含着深长的教育意义	180
后 记	189

辑一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在王尚文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从北京到金华来参加这次讨论会,是来向王尚文先生表示谢意和敬意的。我和王尚文先生相识于1997年,至今已有十二个年头。当时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被拉入了语文教育界,却又有人要赶我走,但我偏不肯走,就决心要在体制之外,以民间的方式介入语文教育改革,这就是编《新语文读本》的缘起。但我遇到一个困难,即我是“门外谈语文”,就必须有门内专家的支持。也是一个巧合:教育部基教司召开一次座谈会,我正好和王尚文先生坐在一起,他当时正在编浙版《初中语文》教材,送了一套给我,我一看,正合我的语文教育理念。因此,我要编《新语文读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请王

尚文先生坐镇。王尚文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主编之一，他的“语文是人的生命运动”的观念和“语感论”构成了《新语文读本》的核心理念。以后，在我不能署名的情况下，又是王尚文先生独立出任主编，这在当时是要承担责任，冒风险的。可以说，没有王尚文先生和其他朋友，也就不会有《新语文读本》。王尚文先生表现出来的承担精神，更让我油然而生敬意。他在介入时就说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要编读本，趟语文教育的混水，就必须有“下地狱”的决心和勇气。我当时并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这是深知中国语文界之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后的十几年，我们是一直承受着熬煎。值得欣慰的是，我和王尚文先生，以及《新语文读本》的同仁，在这熬煎中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可以说是风雨同舟一路走来，走到今天。能够在这里召开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我是非常高兴的，无论如何要来表示祝贺，并谈谈我对王尚文教育思想的理解。

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王尚文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早在1993年周有光先生在为王尚文先生所著《语文教育学导论》里,就有了两个重要概括,我这里稍作一点发挥。

周有光先生说:“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学导论》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及方法等,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说这是向语文教育客观规律趋近了一大步,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语文教育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以为周有光先生的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已经自成一家。这在当下语文教育理论界并不多见,难能可贵。

在我的理解里,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是由一个基本逻辑起点,四大理论支柱构成的。

所谓“一个基本逻辑起点”,有两个侧面:一是语文和人的关系,即是强调“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

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一是中学语文教育和人的关系,如王尚文先生所说:“人是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成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管窥筐举二十年》)。

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以“人”、“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命存在,这是以“立人”为出发与指归的教育的“人学”。王尚文的语文教育思想,有着很强的人本主义的色彩,是以生命哲学为其根基的;我想把它概括为“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新语文教育学”。

这里讲的“语文教育学”,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语文学”,用周有光先生的说法,就是“研究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又是“教育学”,研究如何培育学生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正是在这样的语文教育学的研究目标下,王尚文先生提出了他的四大论,即人文论、语感论、课程复合性论、对话论,实际是要处理语文教育与实践的四个关系,即语文教育价值论上的“语文与人文的关系”,语文本体论上的“语感与语识

(语文知识)的关系”,课程论上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教学论上的“对话与引导的关系”。这四大论不仅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有着紧密相连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就成了体系。我把它称之为“新语文教育学”,是要强调它是和在语文教育学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和教师中心论”不同的另一种语文教育学的存在。因此,它一出现,周有光先生就发现了它的异质性,说它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但周有光先生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它的‘新’和‘异’又是基于对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的大胆吸取。”这就涉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它的深厚的理论资源。

我想首先要强调的,是王尚文对民族语言与教育资源的重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楹联的研究及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母语教育性质,必须充分重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也就是说,所要建立的“语文教育学”是“汉语文的民族语文教育学”。

但同时又需要开放的胸怀与眼光。这一点王尚文先生是高度自觉的：一是向多学科开放，一是向世界各国的文化开放。这就是周有光先生说的对世界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资源的广泛吸取。他的语感论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关系，他的对话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关系，都是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民族语言、教育传统与多学科的世界知识这两个基础上的，这也是它能自成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本身就具有一种启示性：一个时期，我们忽视本民族的语言、教育资源和传统，简单地搬运外国语文教育的“新思潮”；而现在又似乎出现了一个拒绝吸取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源的思潮。这都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如果我们把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就可以发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紧密相连的。1990 年，王尚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语文教改的第三次浪潮》提出，在“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和“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

的第二浪潮”以后,应呼唤“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年一代思想、个性、心灵等成长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他的教育思想也同时呼之欲出。此后,他又于1994年出版《语文教育学导论》,特别是1995年出版《语感论》,就初步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但他的“第三次浪潮”的呼吁,直到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才得到响应,他的这三部著作就自然成了这次讨论的理论依据之一,并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王尚文又于1999年出版《语感论》修订本,2001年出版《语文教学对话论》,2007年和他的学生合作出版了《走进语文教学之门》,进一步深化、完善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正是这样的与语文教育改革的密切联系,构成了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殊价值:可以说,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在语文教育学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历史命运

如前所说,王尚文的人本主义的生命教育观基础上的语文教育学,是和科学主义教育观基础上的主流语文教育学不同的另一个存在,这就注定了它在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中的曲折而复杂的命运。据我的观察,大概是三部曲——

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异端出现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漠视和冷遇。1990年发出的呼吁,八年间无人响应,也无人反驳。

到1998年的教育讨论中,突然被发现,他所提出的“人文性”而且很快成为热门、显学、时尚,但同时就被歪曲,被阉割。“人文性”变成了“人文秀”,强调“语感”被歪曲成对“知识”的全盘否定,强调“对话”被歪曲成对“引导”的否定,也成了“对话秀”。王尚文突然发现,他所呼唤出来的“人文性浪潮”走到了他的愿望的反面,就产生了“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悲哀。

现在大概又要到第三部曲了:科学主义的工具论、知识中心论、教师中心论重新恢复其主流地位,王尚文的教育思想很可能再度被边缘化,而且还要背上对语文教

育改革的混乱负责的罪名。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三部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不断出现的现象。这句话就是马克思从海涅那里引述过来的。我在研究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百科全书派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时,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因此,提出过一个“思想的实现就是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参看拙作:《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今天不作讨论。要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王尚文教育思想的命运。三部曲的出现,实际上是和语文教育改革,以至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些致命弱点和先天不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致命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由于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这样的主导是必然的,有它的合理性。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力量的支持与制约;二是政府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权力主导

教育改革,这个权力应使用在什么范围,要不要有所限制。这就是王尚文先生在《求同存异,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一文中所提出的,《课程标准》这类指令性、权威性的文件,它究竟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在我和王尚文先生,以及许多朋友看来,《课程标准》只需要、也只能管住一个,就是提出语文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三条,一是情感,要热爱母语,理解、感悟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能力,运用母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三是习惯,学习语文的习惯,语言文明的习惯。我相信,这三条,是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的。《课程标准》应该用准法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下来,并把它具体化,提出阶段性的指标,最后通过国家考试的办法进行考核,检查各个学校的语文教学是否达到了这些质量标准,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合格。至于依据什么教育理念,遵循什么教育原则,使用什么教材,采取什么教学方法,来达到这样的教育标准,应该由学校和教师自主决定,也就是在统一教育标准以后,给学校和老师以充分的实践、试验的选择权、自主权。这就用得上“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的原则,只要